

學生出國研修心得

學生：林志寰

推送學校：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大五

研修學年度：**103** 學年

研修國家：俄羅斯

研修大學：烏拉爾聯邦大學

緣起

我從高中時代起，拜網路與自己所學的英語福，開始了除台灣本土外的世界有了很多的了解(當然多為歐美英語世界的範疇)。上大學後便一直有希望有可以交換出國(有點像 **gap year** 這樣，但我得錯置了)，接觸歐美世界以外的地方。而在因緣際會下發現北科跟俄國烏拉爾聯邦大學有交換協議。而是就立馬跟烏拉爾大學聯絡，在大三結束後就把家當收一收滾去了俄國。

烏拉爾聯邦大學

烏拉爾聯邦大學位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內。是一所由其他三所大學所組成的聯合大學。在葉卡捷琳堡內有至少四個不同校區(我所知跟去過的)。烏拉爾聯邦大學在全世界大學前五百名，在俄國則是第六，可以說是葉卡捷琳堡當地的明星大學。

當地研修課程學習

我到那邊一開始時是所屬他們的哲學院(**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但後跟了同行的政大俄文系學生一起到了他們的語言學校然後就不明就裡得開始在那上課了。我所屬的哲學院給交換學生修的課不多，也不是很有興趣，後來便決定只在語言學校上課跟專心學俄語。我參加的學程是給當地外國學生要在俄國上大學前要上的預備學校，也就是語言學校。課程有：俄文會話、俄文寫作、俄文語音、俄文文法、俄文閱讀、俄文聽力，跟修了大概幾個禮拜的俄文第二級考級班。課程從一開始就是全俄上課，所以非常適合對俄語有興趣的人去。在學習上效果很好。

俄生活

在俄國九個月的生活是整個交換最珍貴的部分。從一開始一個人到那邊完全沒有認識任何人(政大俄文系的人士在到後才認識)，語言不通文化完全不一樣的狀態下開始。慢慢地，跟幾

個台灣人(學校給我的幫手((要來幫我適應新生活的學生))在一天內就消失了，政大一起來的也是)到城市內外四處碰撞，將自己的生活環境(可怕的俄國宿舍)一步一步地築起來。在學校方更是令人哭笑不得，不知該愛該恨，莫名其妙，到最後習以為常。我們在機場跟街己的學生(我的幫手，一天內消失)拿到一份住宿舍跟註冊需要取得的文件跟要做的事的清單，但卻在第二天仁消失後沒有再給我們派任何人幫忙也沒有人確認我們是不是真的活著到了俄國。

最後是在早我們一周到的政大學長幫忙下才一步一步把該做的事做好。看醫生、拿各種住宿要的文件 **etc.....**當時的我還不會說俄文連進宿舍有時候都會有一點問題，因為警衛會問為甚麼沒有通行證，然後我不知道要怎說還沒好，要再等兩個月(我的住宿通行證弄了兩個月，學生證快三個月)。聽聞有一個從捷克來的交換生在一個禮拜內就落荒逃回捷克，幾個月後的我回首看看那最初的生活，覺得對自己的適應力肅然起敬。在經過全俄課程洗禮大概幾個月後我已經可以一個人，到後來也滿常一個人到處在城市裡探索，趴趴走。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俄國自己也有在葉卡捷琳堡得小朋友圈，由幾個課堂項的中國人，韓國人，法國人，跟一些其他地方認識得俄國的朋友組成。而最好的一位朋友是一個再等辦學生證時認識的一個俄國女生(不知道該謝謝烏拉爾大學的沒效率)，常常跟他起散步 **3~5** 小時，走片城內各地，城外山林，冬天結凍的湖 **etc.....** 跟她一起趴趴走讓我看很多俄國每一季的美景與俄國的風土人情。除了在葉卡外也拜訪了在喀山，車里亞賓斯克在兩年前去俄國當志工就認識的朋友。到了下半年以後，原本寬大到會讓一般台灣人不自在的街道變的眼熟，買東西吃飯跟人溝通常常會用的到的俄語都已經講了滾瓜爛熟到反射性地說出，學校全俄課程也得心應手。這其實是還滿長的一個轉變過程，從陌生，奇怪，困難，原本完全在自己生活圈外的東西通通融入自己的生活，這是我俄生活給我的。

與台灣學習環境比較

我得的是語言學校，同學都是外國人。所以要說俄國它們自己的可成或是學風怎麼樣我可能知道得不太多。我知道的是：他們大學每個學年都要寫一篇小論文長 **20~30** 頁，畢業時則是畢業論文要有 **70** 多頁的樣子。聽中國同學說那邊的學術風氣較文嚴謹。

研修效益

雖然說原本過去時想要修一些有關俄國歷史、政治理論、或是有關蘇聯社會主義的東西淡去後才發現通通都沒有，枉費我還很認真寫了信給他們說想要修甚麼，結果通通都沒有。我在俄國所增的具體技能是俄文。目前可以處理在俄國生活大部分所需的情況，依俄國給外國人考的俄語檢定我的級別在第一級到第二級之間。(第一級是出級字彙量約 **2000** 多，**2** 級是大概在俄國大學哲學藝術系畢業等級，字彙量近萬，參考維基百科的)

結語

有些人問我明明是英文系為何卻跑到俄國。然後學了俄語好像也找工作沒有甚麼幫助。老實說，我沒啥好反駁的。在俄國的這一學年的意義本來就不再為工作鋪路而是在充實自己的靈魂。學習語言與文化看似是沒辦法替自己荷包充血的事，卻是我的身命熱誠的糧食。

To have another language is to possess a second soul.”

—Charlemagn

會說另一個語言就好像有了另一個靈魂。

—查理曼大帝

“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are the limits of my world.”

—Ludwig Wittgenstein

我語言的極限到哪我世界的極限就到哪。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這兩位大師的話大概就是我在俄國一年所得的精華濃縮。我的世界與靈魂變廣了。